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建康攻守策　　張敦頤

晉蔡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方其強盛皆詘而避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王義之亦曰以區區江左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

争武功非所當作二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孫權一人爾陸瑁嘗勸權曰九域盤互之時卒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陸遜亦嘗勸權施德緩刑寛賦息調權報之曰發調者蓋謂天下未定事以濟衆若徒守江東修崇寛政兵自足用何以多為顧坐自守可陋爾以此知權之志未嘗不在於天下然以傳考之亦未嘗肯求逞於中原曹公來侵則破之拒之而已治艦立塢築堤遏湖作涂

塘明烽燧始終所以備魏者至矣及移牋於曹公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則權固未嘗得志也嘉禾中因蜀伐魏一攻淮南聞明帝東行遽即斂避諸將之攻樊城司馬懿救之亦引軍亟退自後觀之謂之怯可也而權不以為恥豈非天下之勢既未有可投之隙與其力而取敗不若退守而待時也邪史稱權繼父兄之業有臣以為腹心股肱牙爪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此權之所以為治也及嗣主立諸葛恪

為政首侵邊以怒敵東興之戰幸捷顧不能持勝復
違衆大舉一敗塗地恪既喪軀而孫氏之業因以衰
焉則權之兵不動利害果何如也其後孫皓用諸將
計數侵晉鄙陸抗曰茍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
自保不可輕動令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
慎刑罰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狥名窮兵
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儆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

家之良策也抗之言兼有陸琱陸遜蔡謨王羲之論而皓不知用此其所以亡也東晉自庾亮經營征伐皆不能有成謝安父子乘苻堅頃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至于渡河入鄴訖無尺寸之得宋文自恃富強加兵元魏檀道濟再行無功諸將以此繼敗而北遂至瓜步梁武遭魏世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嵩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棄睦鄰而身國顛覆陳宣帝闢土宇于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雖以

桓温劉裕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温伐苻健慕容暐皆幾成而敗裕平南燕滅姚秦亦既得而失則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概見矣

記山海經　　朱熹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縣今錢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為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即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右出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惟此數卷所記頗得

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他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淛蓋字之誤石林巳嘗辨之注中蠻中字羅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陽郡陵陽縣而其

旁縣有以鄣名者則疑作鄣爲是也予嘗讀山海諸篇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爲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爲之非實紀載此處有此物也古人有圖畫之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

漫記疫疾事　朱熹

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隣里斷絶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

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甞以為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

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為責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遍走視親為診脉候其寒温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

演繁露三事　　程大昌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爾而無有言

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圜為喻曰月如銀圜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爾及其闕也亦非眞闕乃日光之所不及爾此喻最為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為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已而日行加巳呼臺官即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旣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闕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已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

其人使金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説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竝東南故其食處多見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

尚在可驗南北異地於以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為佛骨曰非佛骨則安得有齒如許之大耶此固難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傅奕不肯苟隨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爾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則時人謂為佛牙者豈眞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已而不當駭為

眞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歴叙鄋瞞種族首尾甚詳杜預曰防風之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者也春秋之謂鄋瞞者即防風種也僑如為魯所獲緣斯為宋所獲榮如為齊所獲簡如為衛所獲鄋瞞之族自此遂絶後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為祖而他皆兄弟魯得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亦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

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鄭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僑如骨節皆大不減殺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而不聞常有靈怪可以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為佛骨者安知外國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者遂加夸飾名之以佛也哉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圍漢末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史漢所記甚明則雖後世亦時有人物如

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信以為真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亦大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公十五年在計其年當一百三歲矣而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未論形骨大抵其年壽如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為終始此皆後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

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隋志宋齊之閒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隨時以白帢通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著白接　竇苹酒譜曰接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為怪古未以白色為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

紗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先驅巾拂塵吳兢樂府要解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為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韈皆以白睞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

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或著白巾釋者曰服諸葛武侯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新安志叙義民　　羅　願

夫名之所謂君子者豈有常哉義之所在焉而已巳誠嚮義則人操名以從之一為不義則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講學明而趨操定宜不陷於不義為足以當此然其間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懼也至於閭閻之人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

若學士大夫之詳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齊桓之徒民猶勉於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選至漢民猶有孝弟力田之科而鄉縣三老率衆為善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世為治益簡吏與民益踈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封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為意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殖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親聯其兄弟而睦其族黨者上之

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有所不及也夫兎罝小星之人所以見録於二南萬世傳誦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為好德知賤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為知命如是而已爾豈若後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自然過絶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於為義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性善可以為堯舜信矣誠令世

之長民者視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以古之民自為者則寡矣自黄芮以孝書唐史其後篤行之民因事偶見者僅數人類而録之毋使其無傳焉

新安志叙仙釋

羅 願

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至漢劉向乃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眀楚狂接輿之屬皆論以為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

處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邪君子之於仁固静而夀其静者疑於隱其夀者世則以為仙特所從名之異爾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大而神不散越有决不與萬物俱泯没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黄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説乃更以一死生為務其道要使人决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損益乎其真是以

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胸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非邪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為景德傳燈録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裔為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自餘二家學者併及醫卜皆以次列之覽者擇焉而已矣

性理字訓

程端蒙

天理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

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具

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已自盡是之謂忠推巳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

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賢可致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

録所聞晦菴先生語　李道生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

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閑暇且静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

聖賢説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説四端於此尤

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别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說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

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的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

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

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王假

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強

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

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

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揺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强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

者相為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

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論方士　　程　先

自方士之說與風雨雷霆皆曰有術可致其尤者竊禮經巫祝禬禜之事以自文儒者不能闢也則又曰雷者天之號令四夫豈能號召哉彼又竊吾儒之說以自文曰人為萬物靈與天地竝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雷霆特其小者爾儒者愈不能闢之必有

眞儒者曰飌師雨師載在祀典非有社稷者不得祭司巫太祝列之周官非居是官者不得為而左道惑衆司寇之誅不可逭也如是庶可以服其心而救末流之弊也夫

朱文公易簀私識　祝穆

穆覩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簀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

山絶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簀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歳則可紀實矣至于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黄

公書(先生之壻)又其次欲作退守范公書(先生姪壻)則手弱不復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尚力疾塗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黄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踈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孫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易簀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

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刋正而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輙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使金録　　　程卓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程卓假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清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食實封一百戸賜紫金魚袋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趙師嵒假昭信軍承

宣使左武衛上將軍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充賀

金國正旦國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陛辭

十一日己未出國門

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軍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軍客將往泗州探問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問接伴使副繼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儀高宗愈等過淮傳銜繼同北書

表張震亨先排書表完顔速傳接伴使副名銜至盱眙
燕館使太中大夫尚書戸部郎中李希道副廣威將軍
東上閤門副使富察信從雋禮立飲書表三杯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節官屬先絶淮裝載禮物忽雨作候
接伴使副至津亭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馬入亭内望拜
如常儀次與希道信對揖升中庭酒三行退分位少憩
三節官屬與左先排完顔速右先排完顔南海互叅使
副各上馬對揖並行入泗州驛講私覿正泛送之禮傳

示安止二更即登車微雪夜行六十里
三十日戊寅晴早頓臨淮縣驛即行八十里至青陽鎮
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頓虹縣沿汴河行八十里至
靈璧縣驛宿至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護軍千戸及先排
等羣騎獵于曠野淺草中時獲獐兎夜行六十里雪微
作
二日庚辰早頓静安鎮驛雪已白六十里至宿州永豐

驛在州治之側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獄司自此數問車夫以金國用兵事或言有詔書敵兵已退或言猶未退但是多用僉軍把阸其言不一所至車夫等又備言官司科斂頻仍民間貧乏父子兄弟因僉軍乆不見面詞語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頓蘄澤鎮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宿西望即鳳凰山遇北使數車南上乃賀本朝正旦使也夜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陰早頓永城縣七十里至會亭鎮宿寒甚將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未早頓穀熟縣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為歸德州未入城過雷萬春墓環以小橋榜曰忠勇雷公之墓入陽熙門至睢陽驛左有隆興寺乃高宗皇帝即位之所夜行六十里

六日甲申晴早頓寧陵縣入永寧驛今改為長寧六十里至拱州宿今改為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頓雍丘縣今改爲杞縣六十里至陳留縣宿過空桑及伊尹村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里許有磚堠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縣驛甚壯云是張邦昌故居有留侯廟第王原叔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久矣夜行四十五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東京門外卓等率三節官屬皆朝服同接伴李希道等並馬入安利門過儲祥宫入賓曜

門過大相國寺寺牓乃太宗御書路南轉有市井差盛

耄稚聚觀或以手加額宿會通館

九日丁亥晴在館接伴遣書表張震亨借私覿正泛送

至真定之數照例從之傳得北人二十九日詔書其中

云爰自山西及於畿甸掠奪人畜憑陵室廬中都西京

路及清滄州今年稅賦並行減免其承應人自言敵兵

方畧退約春初大相打打言戰也

十日戊子晴賜酒果及宴内使閤門祗候唐古元佐押

宴中奉大夫沁南軍節度使兼懐州管内觀察使提舉河防常平倉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食實封一百戸劉思誼卓等巳時過位行禮受酒果赴宴如常儀夜行四十五里暴風大作飛沙蔽空

十一日己丑陰風益甚車多弊漸葺以前至郭橋鎮早頓四十五里至陽武縣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頓延津縣即舊酸棗縣也三十里至黄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具黄河浮橋名天漢橋用

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設幙次於其側伺候欲從例下車祭河李希道傳示不必遂委都轄投文祭於橋中文曰猗歟靈河肇源自天四瀆宗之榮光發焉我宋秩祀垂二百年今暫隅壤時祭靡愆使節修聘車徒翩翩必涉於河言往言旋或乘輿梁或履冰堅惟神昭鑒受職如前尚饗過河畢風作四十里至衛州淇澤驛遥望見譙樓題河平軍驛前被甲而立者內見一人即荷擔之夫乃知官兵北征擔夫通用也

二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車夫之屢僉民兵其數尤多於河南加之科斂芻粟民間罄竭肆言無忌沿途承應人無非市戸隨行騎士亦無官中卒馬所至率驅市戸為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頓衛縣即望見太行山直至燕京山常在目峻拔綿亘是為地脊縣市書壁云征軍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抖以流罪自過淮每傳聞金人為蒙古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屢戰皆北兵多潰散七十

里至湯陰縣未至縣過伏道遥望扁鵲墓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藥夜行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頓相州安陽驛今為彰德府城中印榜條理交易三貫以上並用交鈔如違斷徒追賞注云罪止徒二年賞錢五十貫市中有秦樓翠樓北過漳河歷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鼇城為路外即其疑塚七十二金人嘗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將入城過滏陽河有石橋如趙州式酒亦以滏陽春為名驛左顯應觀崔

府君廟府君曾為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為王尚書雲廹以使金磁人擊斃王雲高宗欲退無馬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阜等夜率三節官屬望拜禱於神護往來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頓邯鄲縣趙故都也即昔人黄粱夢之所文帝慎夫人縣人也出北門望見叢臺在右今為鬻酒之所縣北道上有鍾呂之祠四十五里至臨洺鎮宿屬洺州車夫云洺州弔橋塞路以防敵人夜行三十

五里至沙河縣換驢夫又行二十五里

十六日甲午晴早頓邢州邢臺驛號安國軍即信德府

呂洞賓之故鄉過索水梁園四十五里至内丘縣宿内

丘有梨為天下第一棗林綿亘磁邢燒石灰色黑微有

焰夜行六十里

十七日乙未晴早頓栢鄉縣彭川驛唐志載堯山即古

栢人俗傳或以此栢鄉為栢仁北行二十里許光武廟

在道旁壁繪二十八將皆列坐廟前二石人腰斷俗傳

光武經過遇道上人問途不應以龍輝劍斬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後漢光武皇帝廟記一云重修光武廟記有詩二首刻於廟門之外一云廟謨開有漢帝道遁燕蔞灑落君臣契艱危宗廟圖山川扶郭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壯風吹雨雪西日翳桑榆舊物餘翁仲荒祠老祝巫宗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一云賊莽中斷漢真人應赤符皇天書令節日月映康衢河壯心潛順關中政已無乾坤開景運將帥贊雄圖經畧覘

模大推扶意氣麗車回薊都急兵合冀城孤東漢中興主南陽舊酒徒功名俱已往日月易云徂廟古丹青剥祠荒草棘蕪空餘二翁仲寂寞在庭隅循例下車觀瞻卓等炷香而行旋過王郎城次過趙州石橋晚宿趙州今改為沃州夜行四十五里

十八日丙申晴早頓欒城縣極蕭條蘇黄門轍墓尚存縣治之側三十五里至滹沱河河頗濶溥冰亦有渡船在側又五里宿於真定府南門外驛車夫等云蒙古欲

攘真定已逾五臺山相去百二十里車轝修車木工云此間官司不恤民一應工役自備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費子孫不敢世其業我南朝愛民不如此

十九日丁酉晴在館接伴使之厮役謬傳恐留十日即回程晚飛雪數片即止

二十日戊戌早陰晚晴賜宴於館內使閤門祇候赫舍哩德剛押宴正奉大夫安國軍節度使兼邢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賜紫金魚袋郭瀣已時卓等赴宴見舞高平曲他處盡
變新樂惟真定有京師舊樂工故也
二十一日己亥晴風早頓新樂縣泒水驛四十五里至
中山府入昭化門至驛蘇文忠軾昔帥此郡作松醪賦
金人以碑刻相遺聞有祠堂在府學學在化源坊夜行
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頓慶都縣舊望都縣也縣人多癭
東接唐縣病癭者衆形氣相傳如此七十里至保州入

雞川門宿金臺驛城池高深望見譙樓大書順天軍廳
梁題云大定二十年護國上將軍順天軍節度使兼保
州觀察使開國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里
二十三日辛丑晴早頓安肅軍梁臺驛驛前軍學碑尚
存舊梁門之城今惟一城由北門即出塞路可容數車
方軌二十里過白溝河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大白
溝河亦名巨馬河二十里宿定興縣巨川驛定興舊黃
村金人建為縣接伴使副及監察到驛相與言曰此處

正秋間南朝賀生辰使回歸之地我家是時極不好今
且喜將至涿州四更過灰洞掌儀黃昌嗣以病歿於車
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頓至涿州范陽驛從例留一日牒
接伴使副為黃掌儀治喪致賻禮絹布各二十五疋茶
毗於城之西
二十五日癸卯立春晴尚在涿州傳宣撫問內使中衛
大夫孫公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陰早頓良鄉縣賜銀合湯藥内使中衛大夫師憲良鄉為敵兵殘毁惟存驛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陰大風拂明至恩華館同三節官屬下車朝服偕接伴行馬入館分位傳館伴名銜正使嘉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張仲仁副使定遠大將軍少府少監完顔良弼互展參見之禮次同館伴接伴酒三行與接伴李希道富察信别復分位傳賜果内使閤門祗候烏庫哩正臣賜宴内使烏凌噶守道令就館館伴正使

押宴禮畢並馬逶迤行墟墓間多十餘里初非尋常使人所經之路始達城門入豐宜門過奪玉橋入宣陽門即西轉過文樓側入會同館分位傳宣撫問內使閤門祗候髙希愈自此日供牲餼

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禮物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姚里鐸習儀閤副武德將軍東上閤門副使伊喇居寛

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屬與館伴上馬自右文樓過馳道轉左武樓行千步廊紫茸青茸軍分立廊外望

應天門百餘步下馬行轉自東過登聞鼓院壞漏甚入左掖門穿敷德門東宮在左又入會通門宣明門東有集禧門次西入左嘉會門過宣明門至右嘉會門側入幕次待班客省從例酒三行上中節一杯少候催班閤副引至宣明門捧國書入仁政門立甚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人使朝陳禮物馬數十疋珠布之屬禮畢方引見卓等於仁政殿進書以次如常禮自仁政宣明門右出拜受衣帶歸位少憩綠衣人引三節官屬入見

出受賜衣帶閤使再引卓等入殿下謝賜衣帶復位而

出金國宫闕侈甚乃煬王亮所作自館至殿皆甲士排

立每過一門對立二十人皂衣持弓韡刀入宣明門内

有紅金花袍帽八人為列後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

對立三百人意其衛士之屬也殿下兩行若行門之類

衣紫衫裹帽金帶腰弓箭執長骨朶三十餘人對殿而

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歸館赴宴押伴奉國

上將軍左宣徽使張衎

三十日戊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赫舍哩德暉賜宴內使閤門祗候富察溫押宴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張繹夜館伴送錫盤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己酉晴寒甚未明卓等率官屬就館設香案望南闕先遥拜訖同館伴上馬馳道柳木皆凝霜如積雪至如前下馬處步入應天門其門有五由東偏入幕次閤使置酒如前訖引班自左翔龍門過大宴殿門右月華門入門內山棚名元慶其下左右各障

以錦為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結各縛為綵獅子凡二十棚前翦綵為花數十株又以綵為金獅玉象各一徒閒用此為美立班拜訖陞殿坐於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勸三節官屬皆坐於東廊廣祐樓之北禮畢歸館

二日庚戌晴在館承應人言燕京粟值每石十千足軍兵合給月米每石折錢一千僅得時值十之一而已

三日辛亥陰烈寒阜等入赴宴初儀如賀正之禮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畢歸館賜分食内使閤

門祗候曹居敬賜酒果内使閤門祗候赫舍哩德剛行禮如常

四日壬子陰賜生餼内使閤門祗候烏庫哩正臣賜酒果内使閤門祗候烏凌噶守道隨例有射弓宴内使閤門祗候李賀押宴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顔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副使師嵒先中的次館伴副使完顔良弼中角花卓繼中角花其次館伴正使張仲仁及伴射完顔守榮方中師嵒凡射中梡九十七

卓射中椀二十一射至黄昏屢傳示禮成請止伴射廹晩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師岊連中的金人至是皆脫箭再分位換朝服赴宴禮畢

五日癸丑陰風大作寒甚朝辭受國書出就館賜酒五行押伴鎮國上將軍右宣徽使趙琢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三節官屬巳午間出門再由墟墓以行乃聞舊路近西南門外方遭殘破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見之迂迴以避之也至恩華館大風復作賜酒

果內使閤門祇候完顏惟真賜宴內使閤門祇候賈欣
押宴昭勇大將軍尚書工部侍郎圖克坦琳與館伴相别
送伴乞借盡回程正泛送禮私覿禮物宴罷登車風沙
尤甚過盧溝河石橋長九十丈每橋柱刻獅子象凡數
百所謂天上人間無此橋夜方至良鄉縣少憩即行過
琉璃河又名劉李河
七日乙卯晴早頓涿州州治在北城驛在南城晚宿定
興縣

八日丙辰霜晴早頓安肅軍晚至保州方見保之人煙頗繁

九日丁巳晴色甚佳早頓慶都縣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頓新樂縣晚宿真定府途中遇差諸路人丁往添築燕城無日不見運糧草軍往来牛馬或斃即載車中車夫怨言征取之擾自常賦外有曰和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

十一日己未晴風作在真定府賜酒果内使閤門祗候

孫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横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温德亨二使赴宴如常儀

十二日庚申晴早頓欒城縣過小運河至趙州北門亦一石橋水極清駛

十三日辛酉霜晴早頓栢鄉縣午至沙河道左唐山即堯山也金國諱宗堯改為唐山下有放勲廟宿内丘縣

十四日壬戌晴早頓邢州午至沙河縣換驢夫過邢沙

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玉宿臨洺鎮市中有燈未燃聞之以人使在館

十五日癸亥晴未曉至邯鄲縣早頓過藺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門城壕內兩舟網魚驛中紙燈十餘盞甚草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頓相州市中紙燈差勝磁州過羑里城文王廟晚宿湯陰縣

十七日乙丑晴早頓衛縣晚宿衛州將至城過比干墓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紂墓亦在衛河之東驛中人云

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度黃河聞埽兵
提鈐唱聲督守浮橋人屛水甚遽
十八日丙寅晴早頓延津縣晚宿陽武縣
十九日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橋鎮未明午後過牟陀岡
瓦窰千餘昔燒龍鳳磚者今半隤毀至城外更衣亭卓
等率三節官屬朝服乘馬與李希道等並馬入順義門
即俗名固子門也循龍德宮牆入五虎門經建隆觀鴉
鵲橋望見丹鳳門過蔡河橋太學武學在館驛行路左

右入會通館

二十日戊辰在館分三節官屬銀絹

二十一日己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胥華押宴通奉大夫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江夏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黄震赴宴罷五更方行

二十二日庚午早頓陳留縣循例在館一日夜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晴早頓杞縣晚宿睢州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頓寧陵縣將至南京北門外過張廵許遠廟世稱雙廟南京人稱為雙王廟晚入館宿照例牒送伴所附牒盱眙軍報平安及二月初一日過界

二十五日癸酉晴早頓穀熟縣午至沙岡換驢夫晚宿會亭鎮自此以北往來皆闕雨麥苗如針絕無秀潤

二十六日甲戌晴早頓永城縣晚宿柳子鎮微雨

二十七日乙亥晴早頓蘄澤鎮知賀本朝正旦使臣昨夜回至此晚宿宿州驛承應人問方王二奉使今安在指

方信儒王枏也答以皆仕於朝問者復云王奉使甚舌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頓靜安鎮晚宿靈壁縣夜微雨
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頓虹縣晚至青陽鎮欲趂初一日
絕淮每車加二牛挽行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臨淮縣即行途中泥淖方知
前數日有大雨北去皆無之到此小麥滿野向北俱久
旱望見龜山塔午後至泗州驛少憩與送伴使副便服
三節官屬皆乘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三杯互展

別禮三節與送伴各岀裝船送伴同乘馬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纜繼達盱眙軍其李希道等往還絶不交一談無可紀述彼意盖欲掩匿國中擾攘故默默云

詩疑　　方岳

孔子刪詩何取於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牆茨諸詩所謂言之汙口舌書之汙簡牘父不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岳意其決在

刪例何以言之禮記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斁九法如牆茨諸詩刪之決矣秦火之燼漢儒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其在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

志樂平朱氏榮綠堂　許月卿

銀峯曾出兩言官專打忠良不打姦察院首彈司馬相正言先論李隆山是其綠也祇所以為辱也朱君番人

不銀峯之慕而榮緑之慕吾有取焉仲舒魁也公孫弘亦魁也孰榮退之進士也子厚亦進士也孰榮魏公相也荆公亦相也温公亦相也蔡京亦相也秦檜亦相也孰榮三年而緑者五百人𣅜也賢𣅜也佞𣅜也回𣅜也孝𣅜也悖緑而辱者多矣緑不緑在天榮不榮在我吾知勉其在我者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眼前何日亦腰下幾時黄赤也黄也未有不自緑始孫弘爲博士歸時子厚退自書府就車司馬門時荆公未知制誥時蔡京能

令公喜時秦檜未歸自北方時禄而辱者尚少亦黄而辱者滋多然則如之何而可孟子曰仁則榮仲舒榮漢退之榮唐魏公榮慶歷温公榮元祐亦未有不自禄始朱君方將以禄榮其親吾願朱君以仁榮其禄尚勉旃哉堂在饒之樂平縣金山鄉鵲山里朱公芳之某墓為屋若干楹陳定宇曰山屋方三十一歲有此筆力亦可敬

井觀禊說二條　　范啓

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

亂夷其族孔子耻之家語因之家語後史記出殆孔猛
王肅為司馬遷所誤爾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
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宫不勝被殺夫宰
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
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况子路及難夫子且
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
載顛末若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
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

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而猛又受誤於太史公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博物洽聞稱太史公在愚其敢輕訾然尚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緑南城童宗説音註欸音襖乃音靄新安張敦頤音辨亦無異説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矣從欠倚亥反拍應聲也乃曩亥反語辭也皆無襖靄音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於歌聲之外别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間舟行獨聞

其如此若然則倚亥曩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外特創二音而後為得耶

序易占例

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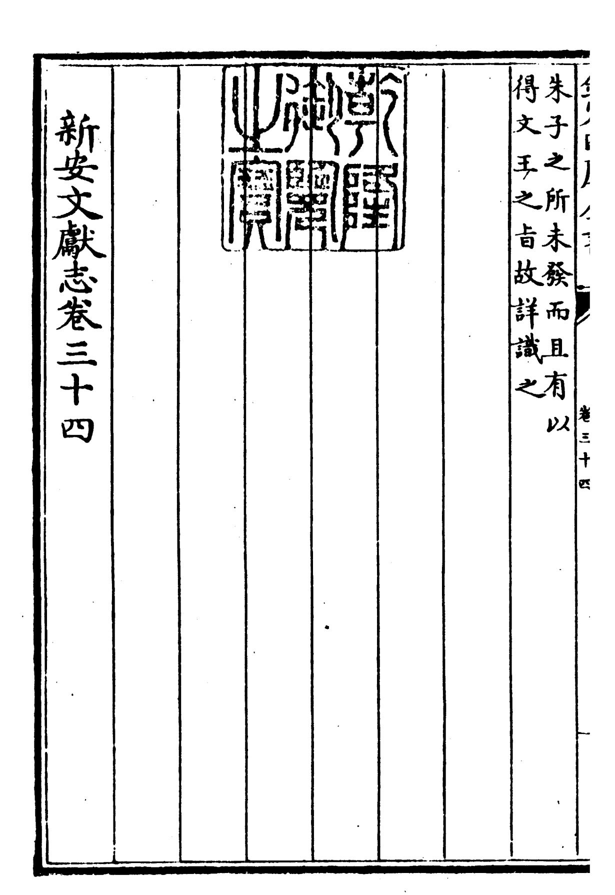
昔者聖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懸隅者如問婚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濶然不相對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若是則卦爻之辭皆贅言矣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於遷就用之則奈何哉蓋嘗思之易以卜筮設教古人之卜筮蓋少也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其見於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從逆之間人謀先之卜筮次焉蓋誠以事有兩可之

疑而後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積其求決之真情至誠以達於神明故神明感應之誠亦正告之以利害趨向而不浪漫也且易之初其以六十四卦示人以占之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於乾求臣子之道於坤婚姻於咸恒漸歸妹待於需進於晉行師於師爭訟於訟聚於萃散於渙以至退於遯守於困安於泰鼎危於夷蹇盈於豐大有壞於損蠱家人之在室旅之在塗既未濟損益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

之為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而斷者况又三百八十四爻而示之以變乎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物齋戒專一以占之大傳曰是以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矣此文王所以起占筮之教也夫誠敬不至則吾心之神明不存而神明之應亦奥

得不合之辭而猶曰神明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強取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倖悖亂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是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忽畧滅裂褻瀆瑣細不敬尤甚乃欲以此求神明之指其所之至於不驗又妄以為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夫告不告之道哉雙湖胡氏曰朱子語録吳必大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理如今之抽籤者亦多與占意相契若爻辭與占意相契即用爻辭斷如屯利建侯屯卦何以利建侯乃占得此卦者之利爾晉文公得此卦而得國然萬一占病而得利建侯則又須於卦爻之上別尋義爾汪公此論真足以發



朱子之所未發而且有以得文王之旨故詳識之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雜著

易本義啓蒙後論　　胡一桂

有天地矣可無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無本義啓蒙乎
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衆言殽亂折諸聖子朱子真
聖人之適歟蓋自漢儒始變亂古易至有流為術數之
歸而卒大亂於王弼且雜以虛無之論吾易遂晦蝕於

天下寥寥千載孰覺我人大易有圖易通有書發任古不傳之祕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係屬迨夫易傳寫胷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闡象數之條目是雖古經變亂未就釐正而術數虛無之學為之一洗吾易粲然復明未幾陋儒妄作異端蠭起易置圖書劉牧指斥邵子林栗冒僞著述麻衣易之類易道又幾晦蝕子朱子勃興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啟蒙有作而後吾易始大明於世愚嘗謂孔聖以来子朱子有功

於易斷斷乎其不可及已今觀本義之為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辨二篇十翼不相混雜易經始為之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文至於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無遺蘊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啟蒙之為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

易之位列明明蓍策則發明大衍章而卦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吉壹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此啟蒙不可少於天下也語録成書如太玄闕易麻衣劉牧與夫林栗袁樞之徒所以惑世誣民者莫不斥其繆黜其偽折其悖摧陷廓清羽翼數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愚所謂自孔聖以来子朱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矣易者陰陽剛柔仁

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蔽之以卜筮得毋局於一偏而不免漢儒術數之弊乎且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本義惟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辭變得毋四者之目遺其二乎吁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而卜筮者正將使人盡仁義之道參陰陽剛柔以順性命以和道德爾豈徒托之空言而不見諸實用乎又況卜筮之頃至理無乎不在正得聖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嘗言之奈何以此疑吾易乎至於聖人之

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為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惟舉占則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變統於象占象又統於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易書一以貫之曰占謂之有遺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於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竟無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

筮所得虛心以求辭義之所歸以為凶吉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所用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之之方也必曰占予而後用之朱子之志荒矣

讀詩　　胡一桂

履帝武敏歆按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愚觀姜嫄誕后稷之

事毛傳初無異說不過謂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從帝嚳禋祀郊禖履帝跡而行將事齊敏神歆其祀美人之福遂止其身於是震動夙然而覺生子而長養之是為后稷其說甚正至鄭乃有大神跡之說并改敏字為拇字謂姜嫄履大跡不偏履其拇指之處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有身鄭氏出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嚴氏謂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為是說爾故歐陽氏深辨之云秦漢學者喜為異說髙

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之説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爾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詼詭譎誕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歐公意亦不過謂高辛次妃簡狄當玄鳥之辰祈郊禖而生契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鳦卵之事其辨尤詳而朱夫子猶信鄭氏云者夫豈好怪哉亦以聖人之生異

於凡人爾而集傳於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歐公不信祥瑞又言於語録愚故詳及之以備叅考云

觀易堂隨筆　　程直方

京口濂溪書院舊在鶴林寺右欲詢其故未能也程舜俞判興化時諸老先生言周易太極圖實傳於鶴林寺僧壽涯劉後村詩曰季宣易尚資袁溉茂叔書曾取壽涯然則書院之臨寺其以是歟

或問河圖虛五與十何以為太極曰五陽也一二三四

生之極也十陰也六七八九成之極也十者分以為一二三四陽根陰也五者合諸一二三四以為六七八九陰根陽也五者五行之一兩之為一二三四十者五行之二參之為六七八九五行也變化分合其所以為太極之妙歟

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書班天下

以為嘉瑞唐氏論曰河圖洛書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圖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數也造化之所為猶有不幸況於人乎先儒有不信河圖之書者又以為神道設教亦愚已哉

東方第三宿在卯曰氐音如根柢之柢爾雅曰天根氐也史記漢天文志咸曰氐為天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揚雄太玄經玄圖篇論人玄曰天根還向成氣收精

人玄始於減首減天主訖八月中旬屬酉而夘還向之玄以疑首準震而置疑於減天之八為首夘之精是天根在夘也揚雄長揚賦曰西壓月窟注月出窟也在西杜詩吹角向月窟又月窟注曰顏延年歌月毛毳來賓毛毳窟也又月窟西極是月窟在酉也夘為先天離兌中酉為先天坎艮中月窟與天根對皆謂夘酉固未嘗以夘之天根降於子酉之月窟還於午范望集註太玄謂天根冬至牽牛一度始亂雄之本意而於還向處極牽

强邵子詩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或謂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為姤地逢雷為復復當冬至似與范望之説合然嘗按邵子先天八卦圖乾畫三坤畫六為九兊畫四對艮畫五為九震畫五對巽畫四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兊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為三十六言三十六宫者蓋指八卦非指六十四卦圖也其曰乾遇巽時觀月窟由乾左旋而巽生一陰則

坎艮之交二陰可觀矣地逢雷處見天根者由坤右旋而震生一陽則離兑之交二陽可見矣邵子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所謂開來往也由是而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如此則三十六宫為八卦實與六十四卦姤復不相交涉在西月窟在東天根亦可無背於古其詩前一聯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探者迎其來躡者襲其往

處于中而襲卯迎酉也故其冬至吟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謂卯中離兌之交陽其理已幾於冬至之子中也非謂冬至為根也

山屋先生許月卿字太虛以易學登科為世名士予年二十時嘗從之游為言近世習舉業者不明字訓多以敬訓誠不知中有所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居是敬中有所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是誠乾六畫皆實故曰閑邪存其誠坤六畫皆虛故曰敬以直內坎中實故有

孚維心亨孚者信也誠也離中虚故履錯然敬之終吉

先生融貫理義横探直取無所不合凡有言乾虚坤實者安得起先生於九京以誨之邪

揲蓍者左手之策初餘二或三則右手不必揲可知其三或二初餘四或五則右手不必揲可知其為五或四次末左餘二則右亦二左餘三則右必一左餘四或五則右必或四或三俱不必再揲或者以為雖知之亦不可不再揲以寓其誠殊不察夫子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者左手之策也至右策不復言揲但曰再扐而後卦是亦未嘗數之也池陽甘中立聞其說曰左屬陽為天之四時故數之以象四時之動右屬陰為地之四維四維主靜承天而已故不必再數亦所以象之也

邵康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繼之曰乾以分之此葢先天圓圖起乾次夬次大壯次泰次臨次復次坤皆右行者也朱子引以證畫卦横圖自下而上未免

下剩却一之一而上不可止於六十四經世書祝氏解歷代圖後口訣末章云此元經會會經運運經世皆圓圖之用也乾坤為大父母其卦皆左行從太陽也復姤為小父母其卦皆右行法四時也言法天運者非右行之卦皆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至於反生一十七卦而復會無極之數即元終復有元之理也左行之卦自一而二第第相承如環無端即歲盡又改歲之理也二者逆順異行其數之

差至於萬萬而極陽舒而陰縮也言右行之卦處深得邵子之意故予於啟蒙翼傳特據之

參同契大率是先天學朱文公先天學為得之希夷先生然則希夷固伯陽之徒歟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此旨歷唐不廢希夷固有所授矣

乾二爻變為同人同人之彖曰同人於野故乾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乾二爻三爻變而為无妄无妄者誠

也故乾二曰閑邪存其誠三曰修辭立其誠坤三爻變

而為謙謙之象曰君子有終故坤三曰無成有終大過

二爻變而為咸咸者夫婦之卦而取女吉故大過二曰

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上爻變而為姤姤戒女壯故大過

五承上老婦此以爻變者也大壯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而大過則上雨旁風有棟橈之象蓋大壯上六之棟顛

於初六則為大過矣觀五觀我生而頤初曰觀我朶頤

蓋五下為初則頤矣屯天造草昧而益天施地生蓋屯

象草穿地而又為上陰所壓去陰而陽達於上則為益矣此以卦體變者也卦變法不一此尤可觀第難於卦卦推求爾

雜卦似無次第嘗玩之則自乾坤至困三十卦如上經之數而雜以下經二十卦自咸恒至夬三十四卦如下經之數而雜以上經十二卦恐此為雜之義

易卦爻初上不言數自昔率皆以初為一而上為六終莫得其要領予嘗竊出己意以為初固為一而上則當

為十何以明之河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六七八九既為卦之爻則一二三四五十當為卦之位以六七八九行乎一二三四五十之間於是河圖之數脗合無餘然一不言一而言初十不言十而言上者何也邵子曰一不可變也百即十也十即一也亦不可變也故初欲言一則上之十亦一也一與十相嫌是以不言數而曰初上也邵子又曰陽無十陰無一無一無十故初上無位也且河圖之中莫尊於五與十又莫極於十故

上之辭為大君為王侯為國君為天衢為天祐為登於天謂其尊與五等也又為亢為冥為巳亢為天際翔謂其勢又極於五也以此考之則上當為十矣

邵子觀物外篇第二曰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又曰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無之極也此言奇者歸扐之奇也策者過揲之策也其曰五與十不用則為啟蒙虛五與十之説矣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

孔頴達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録非本書也經世書以

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西漢末霸橋災莽曰三皇象春

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與康節語合豈邵子本

莽語歟抑古有是語而莽述之歟

史記宋元王偃立於周顯王四十一年經世書作三十

九年有兩年之差武王十三年伐商當歳在辛巳而經

世書則伐商在十一年己卯亦有兩年之差豈經世書

與元史常差兩年邪又以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證之則已夘春前歲方當實沈何由至鶉火固當以尚書國語史記為正然不知邵子本何所據

黃山紀遊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魯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来觀黃山𩕳顚登高飡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顛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

玄魯齋誦史足菴歌遊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峯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若為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昔歐陽永叔謝希深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人跡所不能到其狂又似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

山公棨予於是予書

孔元方傳

吳應紫

孔元方字子圓其先本銅鞮人也旣居中國失其世系乃以孔爲氏始祖號王老君在周時常有愛民利物之心及貴顯呂望器其爲人爲立九府以尊其職而掌國用自後富貴累世子孫代有其人老君三十世孫泉爲漢吳王濞興利吳王謀反以罪見誅泉三十九世孫鈌仕唐又爲滕王元嬰所厚時高宗賜諸王帛閒元嬰用

欽無所事乃賜麻二車以愧之及元方父實膺國重任節用愛民天下富强上甚器使之元方生而有父風性剛鯁志大不拘面冷如鐵内方正有才氣嘗謂人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顔子雖賢賴仲尼之鑄然後成仁吾則不然不學而能文不求而能用聖人之道吾一以貫之於是負其能周流四海屢涉貧困無所棄見者德之曰元方其庶乎屢空每書四字謂識者曰是火帝所授者知此可以究國家歷數矣時年尚

少人竝稱為子圓先生或勸之業舉曰以吾之才萬選萬中豈嫌流地上而以舉為慮乎累舉孝廉不就後入京徧觀無所主乃訪德義從富人遊屢為權豪所眤於是廣蓄珍幣與民市易家致巨萬計所欲無不獲遂窮奢極侈築室環城起山於後圃曰銅山冶金為窟曰金穴又市地為埒時安樂公主等方開府鬻爵號斜封官元方以資入爵至左藏庫使既而不樂其職曰始吾言富不如貴故就用之日自謂登金門上玉堂出入華省主

國大計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反為守虜臣邪乃往
見三司使韋貫之貫之與語大悦見上數其能上召見
素知其負才命力士擯於陛欲以杜其辯且曰卿懷寶
而迷邦可謂仁乎元方頓伏默然不對徐曰陛下富有
四海功崇萬世臣之瑣才曾何足數上直其對遂問曰
卿欲求用邪元方曰陛下用人當觀其才不可即置何
必商確其意哉如臣者韞匵待賈亦未肯以小數求售
於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佐陛下

當賙萬民之囏戹致天下之大利國用富强家給人足
上折之曰吾聞爾祖在漢時吳王鄧通資其術而取敗
其在晉時與石季倫之敗去而與阮子為杖頭之飲卒
無所事且馬援一世名臣也不義爾祖之行叓甫一代
之賢臣也諱言乃祖之德今子事寡人進不由道大言
無實此所謂躍冶之金獲用必與爾祖同貫詎能致君
澤民踵高潔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過而不多
其功昔光武龍飛白水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後宫

我祖昭其秘迹卜式資其義而北輸邊計崔烈厚其術
而弋取三公故呂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權㑹元道著明論
以申其德雖隱顯貴賤一文一字為世所重迨今天下
聞其風者薄夫敦懦夫有立志若臣者直所謂排金門
而入紫闥者也上笑曰朕知卿是前言戲之爾於是以
名監處之命光祿大夫魏元同著作郎盧從愿二人與
之共事軍國大計並諏焉由是貴動一時天下想望其
風采久之值軍興國用乏竭有司共計欲出之見上發

其謀上即召入計元方條五利其一稅間架筭至除陌下民疾之未幾坐與潁川守索元禮交通去職遂轉側不安居常若負及第五琦領使盡徙其族元方竟終於民有子數人率輕薄曰重稜重輪者尤為世所重其餘聚散無可紀者贊曰元方之為人也志大材踈始折節力行有若可取及夫放棄德義以富取貴卒無遠謀筭至除陌為國斂怨鄙哉無怪乎帝薄其先而戲之也或曰稅間架筭除陌其策成於趙贊元方特資其討爾嗚

呼得君遇時諆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為功使盜跖復生無以加矣

讀董仲舒傳　　方回

予舊讀董仲舒傳武帝第一策有性命之情四字下文曰或夭或壽或仁或鄙以夭壽論則似近通塞與中庸之天命異以仁鄙論則似帶氣質與中庸之率性孟子之道性善異仲舒對謂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及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此一語與中庸

合性者生之質也予初疑此語亦帶說氣質情者人之欲也此一語亦合中庸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旨第三策仲舒對有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讀至此始知仲舒所謂生之質者非氣質之質也訓為質樸之質即孟子之道性善也人皆有此天命之性本自質樸人皆有此人欲之情未嘗不善惟聖人有以教化制度之爾仲舒又曰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既又引天地之性人為貴以終之仲舒三策子思孟子以後有此一人故專醇儒之稱餘人皆不逮此直至濂洛以迄考亭此道始大明於天下

南軒集鈔　　　方回

孟軻氏沒由秦漢以來士未有知道之為何物而學之為何事者也韓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學由文而入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之要大明於天

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切者吾晦菴與南軒爾且道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即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者道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世之為學者其說千蹊萬端大者放漫倡狂小者破碎纖巧而其歸卒無所得先儒獨得其說以敬為主而又推廣其義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

者為之準的所謂言仁録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為一世道學之宗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在乎敬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漸磨視效者猶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為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為之師以晦菴東萊為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顔子為準的著希顔録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為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内外體用學莫

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蓋如此予節鈔南軒集分類以觀著是說於前將以示士大夫之有志於道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為之凖的也

讀洪範五行　　王埜翁

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為天地以先後為一二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語其生則土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為質語其成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為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後之序爾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呵而雨唱而涎悲而泣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搏持則凝故木次之俄而堅强不撓故金

又次之四者俱備相與沖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為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為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為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為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為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積一二三四之數而為十也陳氏師凱曰此論甚精可以發明九宮無十數又蔡傳引疏文微著為次之說亦可與此互相發

書灌畦者

程榮秀

申甫姪因故宅基圃而畦之畦北綯茅為屋以憩病畦者榜曰小漢陰因自號曰灌畦子畦成客有過其兄孟敷之門曰樊遲請學圃於聖人而不與灌畦之事是邪非邪孟敷應之曰聖人之意子烏乎知之蕢也蓧也耕也釣也魚鹽也割烹也奚以異於為圃哉而聖賢優為之葢經世者不可語以遯世果且欲經世則奚圃之學果且欲遯世則蕢蓧耕釣魚鹽割烹且為之況為圃者

乎申甫非取世資者也灌畦亦何以見少況其樂簞瓢如顔氏子無甎石如揚子雲幸有地如弓日壂日闢以觀物為樂又日享園官菜把之利不猶愈於拾橡栗采薇蕨者乎抱甕而灌帶經而鋤獻芥不及薤種豆無為其食芹則思獻其上啜菽則思奉其親烹葵以為祭祀之葅釋菜以為事師之禮食蕪食瓜斷壺升苴則可以慰終朝之作苦至於苣鍼莧蔓芟夷薀崇之不暇則又思嚴善惡之取舍日兢兢而省吾是畦乃種德之畦也

夫何尤焉昔蘇子之對衆妙曰見雞水草者是亦一妙烏知灌畦者之非妙邪客無以答遂為申甫書之

辨素問祝由　陳櫟

按素問移精變氣論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註云移移易變改變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强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愚謂以祝由為南方神似祝融聲轉為祝由固為

缺文碍理以祝為說亦於理不通書泰誓篇曰祝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今以祝訓斷謂但斷絶其受病之由足矣引書註以釋素問頗自為得一醫者聞而不然之謂醫家自有祝由科如後世廟祝之類以祝為禱祝詛祝之祝其義若通然禱祝祝詛自是素問之大禁如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又曰是祈禱禱祝何所施於醫療之際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古人疾病行禱五祀乃

臣子廹切之至情豈醫家事邪借使有祝由科如符水之類亦是無知者之所為妄引祝說病由之註以文其奸偽爾註素問者不審啟此等之謬妄何足信哉祝斷受病之由正與上文移精變氣相照應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而斷絶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已如病由於寒則斷其寒而暖之病由於熱則斷其熱而凉之祝斷其由如所謂拔其本塞其源意義豈不顯然明白乎

十三伯

俞皋

伯之名何由而起乎當王道流行侯國受職未始有也自東遷日久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爭起徒有振王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齊桓公實肇其事故以桓公為始然而有伯非美事也春秋何以與之葢黜其過而録其功爾且以齊伯觀之桓公以方伯之國任賢良之佐驟合諸侯以紀綱中夏於波流風靡之中使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既抗而少息諸

侯羣起而畧定故春秋不能不録其功然而約束諸侯幾於改物盟會征討皆專行之使王室愈卑王迹愈熄故春秋不能不黜其過功過不相掩此伯者之事也逮夫宋襄公繼齊桓之後伯雖未成而盟會必先序宋者春秋與之以内中夏也楚雖盛强而不得主會盟者不以殭凌弱也自此四年之後晉文公繼起城濮一戰闗中國之盛衰王畿兩盟平周室之内難惜其享國之日淺雖成功速而不能久也自襄公以後世主夏盟春秋

之拳拳與晉者實憂天下之切也至於靈成景厲之世晉伯稍衰而於盟會必先序晉者豈非與之以伯乎及悼公之興八年之間九合諸侯雖數與楚遇而不與之戰推誠待人鄭不敢畔者二十四年亦庶幾桓文之績矣然而楚雖弱而吳方張其末也以士匄荀偃主盟則政在大夫世變愈下矣此又伯權之大壞也至於昭平頃定愈降愈壞列國之不若也然終乎黄池之會春秋猶以伯與晉則雖晉不能伯而春秋猶未絶之也蓋非

為晉也為王室也為天下也愚故謂十三伯云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弒君論　鄭玉

予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隱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跡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為義例之說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

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弑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為君子之言託為孔子之説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弑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載卒未有能破其説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議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髙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逭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

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弒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弒也況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弒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之

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蹟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酖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弑君而避討矣茍非其弑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弑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弑父之蹟幾泯矣予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

敝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

淳安徐公尊生答書云承錄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趙盾許止之弑君獨㓵取左氏之實錄而剔去其浮詞以羽翼歐陽子之說可謂美矣然則葬許悼公必不得從公穀之義陳止齋謂悼公書葬所以甚世子之惡竊謂經書世子弑君者楚商臣蔡般許止三人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春秋大例蔡般許止以世子弑君父其惡尤甚故特變常例而書葬以甚其惡後傳之說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號而不葬之例尊見以為如何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五